2026年11月11日 星期三
本版编辑：曾范国 赵文慧 美编：央拉 邮箱：xzrbzks@163.com
西藏日报



在昌都，追一场被风染过的秋天

万慧

追秋天这件事，在昌都，你得往高处走，往峡谷里钻，让风把颜料一路泼到你的脸上。

十月底的昌都，是横断山脉捧出的最浓烈的颜料盘。车过芒康，214国道像一条灰白的带子，被两旁的林子一寸寸吞进去。海拔表的数字往上跳，窗外的颜色就开始不讲道理了。从两三千米到四千多米，红拉山把一整个秋天的色谱摊开在斜坡上：山脚的杨树先亮起来，是那种薄薄的、透光的金黄；往上走，云杉还沉得住气，墨绿得近乎固执；再往上，灌木丛“烧”起来了，从绛红到铁锈红，一层一层往雪线方向推。你来不及分辨哪一棵树属于哪个季节，它们已经同时站在了同一面山坡上，这是独属于藏东秋的开场白。

从红拉山下来，沿214国道往南，澜沧江边上就是盐井。到了盐井才知道，秋天还有白色。江岸的坡上，木架支起的盐田一块挨着一块，像谁在山上刻了格子。盐白得刺眼、干净，女人们背着木桶从江边往上走，卤水背上来，倒进去，剩下的交给太阳。晒盐的人不看风景，只看天：太阳好，一天收一层；太阳不好，就等。千年的秋晒，晒的不是秋色，是日子。

而日子，在另一条山谷里流淌着。

下了红拉山，往卡若区方向走，嘎玛沟把秋天收进了谷底。扎曲河像一条碧绿的丝带在峡谷里穿行，两岸的彩林不声不响地红着黄着，康巴人的村庄就嵌在林子与河水之间。有人在院子里打磨银器，有人把唐卡绷在木框上描金，秋天的光线穿过树的枝叶落在他们手上，不惊不扰。这里的秋色不是用来“追”的，是用来过的。谷底的日子把秋天过成日常，阳光落进河里，河水不急不缓地流，希望也随河流一寸寸生长。

然乌湖的秋，则是冷与热的交织。

沿着318国道往八宿去，然乌湖就躺在雪山脚下，蓝得澄澈。湖边山林金黄灿烂，阳光落下来，像一团燃烧的暖；远处雪山白雪皑皑，冷峻而安静。湖水把这一切轻轻接住，倒映着雪山与彩林，风吹起涟漪时，又把山影揉成细碎的波纹。站在湖边看久了，会觉得秋日的昌都不只是辽阔，还有一种温柔的平衡：热烈的是林，清冷的是雪，沉静的是湖。

走349国道，往洛隆的河谷里钻，金色的青稞已经收完，泛白的茬子齐刷刷立着，像刚理过的头发。再往西是边坝，转558省道进入尼木乡、沙丁乡境内，百里白桦林绵延铺展，一百里的黄，车开很久，那片黄还在。

一路追风逐色，眼底皆是泼墨秋色、满目绚烂，直到进入丁青，抵达孜珠寺，心绪才忽然安静下来。古寺依山而立，红墙金顶嵌在嶙峋山峰之间，没有喧闹的游客，也没有繁复的色彩，只有山、寺、云与远处的草坡构成的宁静。那一刻，忽然惊觉，原来秋不仅有盛放，也有孤绝；不仅有色彩，也有留白。

秋天走到邦达草原，已经不再需要用满眼的颜色来证明自己。“六月草始绿，九月初雪临”，这里的秋意已渐渐深到尽头。满目斑斓褪去，盛夏的苍翠尽数沉淀为温润的金黄，一直铺到天边。人站在草原里，日头明晃晃地照着，漫天的黄色就“烧”起来了，在那黄色底下，草根在冻土里蜷着，牧人的冬窝子已经备好，风从玉曲河上吹来，带着来年冰雪消融的消息。

追秋追到这里，你会发现，秋天走到尽头，原来不是萧索和告别，而是积蓄和沉淀。风把颜料染遍昌都的山川峡谷，也把一份沉静的盼头种进了人们心田。

走过山巅的绚烂、湖畔的灵动、古寺的孤绝、草原的寂寥，一场藏东寻秋之旅，在此缓缓收官。你离开的时候，或许会随手拾起一片红色或黄色的叶子，夹进行囊。那是昌都的秋天送给你的礼物，藏着一路山河的记忆。

而那山风与彩林、雪山与湖影、古寺与草原，都将收进这片叶脉里。

图①：类乌齐县秋景。

图②：类乌齐县伊日峡谷。

图③：江达县岗托镇雪巴沟。

图④：洛隆县阿图卡小康新村。

图⑤：左贡县美玉草原。

图⑥：八宿县然乌草原。

图⑦：边坝县秋季草场。

图片由昌都市委宣传部及各县县委宣传部提供，本报记者万慧整理。











